

[美国] 萧逸 著

天降馬



華文出版社

846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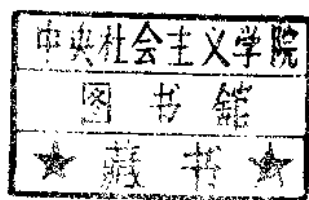
7 7177 1
28



200411740

天 岸 马

(美) 萧 逸 著



华 文 出 版 社

(京)新登字 064 号

主 编:吴修书 刘万朗

责任编辑:任星才 李 珉

封面设计:胡劭长 姜保玲

版式设计:陈赓灿

天 岸 马

(美)萧逸 著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375 字数 132 千字

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,000 册

ISBN7—5075—0193—0/I·90 定价:3.80 元

DLK97/117
内 容 简 介

明朝成化年间,被视为煞星的“天长”、“地久”,为获取梦寐以求的秘籍《七宝金蝉》,对秦风穷追不舍。在金沙客栈,身患不治之症的秦风老人遇上了为人厚道的“天岸马”孟天笛,并成了忘年交。为治好秦老人的病,孟天笛日夜悉心照料,并献出珍藏的千年野山参。经过不断考验,秦风向孟天笛传授了终身修炼的剑术绝招,并将藏匿的《七宝金蝉》交付给了他。为保护好这一秘籍,“天岸马”与自恃有“断肠笛”、“天蚕杖”等鬼神难测之功的“天长”、“地久”等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较量……

全书结构严密,情节扣人心弦,虽篇幅短小,但毫无平淡之感,堪为中篇武侠小说之力作。

目 录

话说宁州.....	(1)
千年野人参.....	(4)
小毛驴.....	(10)
银发鬼母.....	(11)
俏罗刹.....	(13)
天亮前后.....	(19)
东 珠.....	(21)
几番风雨.....	(25)
病 龙.....	(29)
血手菩提.....	(32)
冷 焰.....	(35)
鱼游清波.....	(38)
一丈云.....	(42)
九更秋露.....	(46)
白 刃.....	(49)
下书人.....	(52)
丧 帖.....	(55)

“天长”、“地久”	(59)
福 气	(63)
雪泥鸿爪	(66)
猎 兔	(71)
擒	(74)
吹 竹	(77)
天蚕杖	(81)
苦海无边	(85)
传 薪	(88)
迷 情	(92)
剑气红颜	(96)
侠 心	(100)
技 穷	(105)
妙脱乾坤	(106)
七宝金蟬	(110)
剑 仙	(113)
惊 异	(116)
美哉周郎	(117)
造 化	(123)
冬 暖	(125)
乱蚕飞丝	(129)
喂 招	(133)

杀 机	(136)
魔 笛	(139)
残月刀	(143)
玉剑还情	(147)
爱	(150)
情魔孽海	(154)
虎 穴	(157)
魂兮归去	(160)
血 路	(166)
夺命双笛	(169)
兵解大法	(172)
断肠泣血	(175)
陶罐收魂	(177)
斩鹰折翅	(179)
天马行空	(183)

话说宁州

都说这个地方“荒”的厉害。

一面是巍巍高山，一面是千里雪原。

交冬数九的穹天，大江大河都叫冰封死了，眼睛看得见的地方，全是白的，漫天无际的皑皑白云，针扎眼珠子那种刺眼的“白”……

那有什么人家哪？老天！

想当年安绿山起兵造反、唐玄宗即位称帝，都离不开这个地方。就说是成吉思汗起兵灭西夏吧，大军也会在此盘桓……

人的嘴要多刁有多刁，明明是个穷地方，几乎是“不毛之地”了，还硬要说是什么“塞上天府”，真是——

当然，话又说回来，那可也得看怎么的比法儿？跟中原大陆自然不能比了，要是跟西藏、沙漠比，却又胜似多多。

“塞上天府”就“塞上天府”吧。

烟火正旺，红通通的……

映照着的每一张脸，都像是喝了酒那么的“酡”红。

四面门窗悬挂着厚厚的棉花帘子，惟恐把屋里的这股子暖和劲儿放走了。

掌上了一罩灯，曹老掌柜的出着长气儿，就着火旁坐下来，今儿个他可真累的“够呛”！

灶台上贴着玉米饼子，锅里顿着粥、顿着肉，一时香气四溢……这会子嗅着这个味儿，真让人垂涎三尺，可是要多馋人

有多馋人……

前道雪崩，道路不通，十几个客商行旅一下子都困在了老掌柜这个“金沙客栈”里，看样子一时半时还不能走动。

“阴天打孩子”——闷着也是闷着。

东扯葫芦西扯瓢，这就胡扯起来——

“那还是老老年的事”，老掌柜的思索着说：“是壬午年吧——前面雪崩过一回……”

七八个大小伙子，扇面儿般的围炉坐着。

老掌柜的往火炉加上一把柴，火势更旺，窜起来的火苗子总有尺把高，差一点就燎着他的眉毛。

“那一次雪崩，可厉害啦——”老掌柜的说：“要不是打贺兰山来的那帮骆驼客人合力动手，真不知要磨到什么时候……就那样，也忙了二十来天，才把路打通了。”

一听说二十来天，大家伙可都傻了脸。

“要……这么久？”

李老七伸长了颈子，直翻着白眼儿：“要是这样，我他妈的干脆死在这里算啦——”

“我老婆还等我回去过年吃团圆饭呢！”刘小个子睁开了眼嚷着，“他姐的——这下子全都完啦！”附近有个地方叫“花吊池子”，产盐，大伙儿都是干盐生意的，不过碰着了眼前这种天气，也叫“没辙”。

大家伙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乱糟糟地吵成了一团。

——可就吵了人家的清静了。

正在一旁打盹的那个老文生，懒洋洋地睁开了惺松睡眼……他有气喘的病，每年都要发上几回，像是眼前这种天，发起来可就更厉害。

交冬以来，他就赖在了老掌柜店里，看样子暂时还不想

走。

黄蜡蜡的一张瘦脸子，青皮寡肉，人是满细溜溜的“瘦”，倒是身上那件袍子，火红的面子玄狐狸里儿，看上去还值几文。

人是衣裳、佛是金装。就凭着这身衣裳，谁也不能小瞧了他老人家。

这般年岁，身上还带着病，像是什么也提不起劲头儿，正是百无聊赖。既不想走，雪不雪崩，与他无干……这就翻过身子来，背向着火，继续打他的盹儿。

朔风呼呼，飘起来的雪珠子打在桑皮纸窗户上，喇啦啦洒豆子那般地响着。

天色越黯，云层益低。

远处传过来饿狼的长鸣——

几只兀鹰，团团打转，只是在眼前这种雪洼子里低飞盘旋，嘴里发着“嗤—嗤—”的嘎叫声音，无限凄厉——

又何止凄厉而已！

风雪不止，惊鹰怒盘。

五十里内外，罕有人迹。

却有贵客在此盘桓“打尖”——

那一桿插落在雪斗子里的杏黄色三角长旗，滚龙缠金，中嵌“钦差”二字，不正音说明了来客“高高在上”，不同凡俗的身份。

“钦差大臣”“统制三边”外加“威宁伯”的天子赐爵，任何一样抖出来，都够瞧的，都能把小老百姓活活压死，更何况三位一体，集大权于一身？！

官大人王越，统制三边，开府固原，这一趟奉旨采办，路过

宁州，归途偏偏遇上了暴风雪，前道雪崩，固不足畏，自有地方州府尽开打通。却是如此耽误了行期，令人可恼。

虽说是轻衣简从，王大人一行车马，却也人数不少。

上上下下几十个人，一古脑都涌到了老掌柜的“金沙客栈”，包下了所有后院的五间上屋。随行的小队子亲兵，由个姓方的“镇抚”带领，就在雪地里搭了个羊皮大帐，露雪而居，负责内外的警戒任务。

五十人所居住的后而院子，关防重地，自是不能掉以轻心。三步一岗、五步一哨，进出来往，通名报姓，就是茶水饮食，亦有专人接应，一干闲杂人等，休能擅越雷池。

官儿做到这般场而，虽非“位极人臣”，却也是十分够瞧的了……

千年野人参

双手捧着“老二白”的大花酒碗，曹老掌柜的“咕咚！”咽了一口，许是多喝了点儿，连眼珠子都红了。

“我说……”歪着个脸袋，老掌柜的思索着……“说到那儿啦！”

“说到高山野人参！”刘小个子伸着脖子：“说是有千年成形、成精的！”

“成精不成精，谁可也没见过！”老掌柜的说：“说到成形，那我可见的多啦……别说是千年野参啦，人参只要上百年，看起来有模样，有胳膊有腿，瞧过去真跟个小人儿一样！”

喝了口酒，他说：“老胡先生走啦，这一回他空来了一趟，说到人参，他老人家是宁可花大钱买好人参的，越是年份久

的，好的，他越肯花钱，千儿八百两银子，对他满不当回事……”

“可谁卖给他呀？”李老头说：“谁有这个东西？”

“有……有人！”

老掌柜的竖起一个手指头，沙哑着喉咙说：“有个姓孟的年轻人，每年都来一回，他的东西可大啦……他是专门上高山采野参的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一边打瞌睡的老文生，缓缓掉过了身子，一双打眯的睡眼，竟然也睁开了。

“他是专采好参——每年来一回老胡先生专买他的参，只是今年不知是怎么回事……没来，老胡先生扑了个空，可失望啦，走啦——”

外面风大极了。

整个房子都像在摇动，轰轰声不绝于耳，听起来怪吓人的。

这般风雪不知还要持续几时？

天色约莫着说是黑了，风势里夹杂着野狼的长鸣，给人的感觉，正合适于眼前的“围炉夜话”……

老掌柜的酒喝光了，支使着人去给他拿酒的当儿，蓦地里传过来急促的一阵拍门声。

每个人都吓了一跳，竖耳倾听——

可不是？！——门板子被捣得通通响，那种手劲儿，真像是一拳头把整扇门都给砸破开来。

“来啦——来啦——”

老伙计谢七三脚并两脚地赶过去，房门方启带进了满屋子的狂风。

“呼——”

狂风里，闪进个人来。

谢七“噯唷！”着，施出了大力，才把门关上，却只见门帘倒卷，七八个灯斗子，乱打秋千，灯油子洒了一地。

真像个雪人儿似的。

满座震惊的当儿，那人已直趋当前，迎向面前的熊熊炉火，迫不及待的伸手取暖！

甩落下一身的白雪，脱下帽子——老掌柜的这才看清楚了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…这是……？”

“我姓孟！”那人冲着老掌柜的微微一笑：“掌柜的你不认识我了？”

腰干儿笔直，气宇轩昂，那种湛湛内敛的眼神，身子骨架，周身上下，那一样也不含糊，直觉得“鹤立鸡群”，可就把眼前一千人等，全数的都给比了下去。

仿佛由梦境里一下子回到现实。

老掌柜的真有说不出来的喜悦——

“那不是孟兄弟吗！”

一下子抱住了来人的膀臂，曹老掌柜的喜得嘴都闭不拢来：“可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各位、各位——这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那位孟先生，孟老弟台——”

大家伙哄然而乐，各个由位子上站起来，互道景仰。

姓孟的却是一声不响，拿眼睛直瞄着面前的曹老掌柜，模样儿透着希罕。

“呵呵……”曹老掌柜的大笑着说……“是这么回事，大家伙刚才提到人参的事，我就想起了孟兄弟你跟那位胡先生来啦——来来来，坐、坐下……先弄壶酒暖和暖和，咱们慢慢的说！”

老伙计谢七送过来一大壶酒，还有切的肉。

孟先生这才明白，会意的点了一下头，接过酒来喝了一口，他说：“外面冷极了，我一路来看见很多家畜被冻死，连天上的飞鸟也死了不少，真是罕见的大风雪！可怜那些没有家的人……”老掌柜接着说：“那可不是，要不怎么前面雪崩呢！”

各人见这姓孟的，二十六、七的年纪，挺高挺高的个头，也许是多年攀越高山大岭，采摘野参的缘故练就了一身好身子骨架儿，这种“滴水成冰”的天气，他身上却仅仅穿着一件“猩猩绒”里子的衿袍子，看起来轻爽俐落，一点也不觉着臃肿。

姓孟的更似有那种“悲天怜人”的胸襟抱负，提到那些没有家沦为冻殍的人，神色里自然流露出同情。

各人才知道，他这一路周济了不少穷人，身上仅有的百十两银子都散光了，仅仅随身的，只有背上囊子里采自雪山的高山野参，数目却是不清楚！

他的口风很紧，很少说话，似乎包括老掌柜的在内，对他所知道的也不够多。

谁知道采摘人参这行职业，危险性极大，平日出没深山大岭，日与虎豹毒蛇为伍，弄不好便是性命不保，却又常常徒劳往返，难有所获。这行业全凭精干长者的带领，结队入山，更要有几分运气，庶几乃可避免空手而回。像眼前姓孟的这样单身独往，设非其中有超乎常人的能耐眼光，简直讳莫如深……令人不可思议。

吃下了两大张饼，又喝了两碗粥，姓孟的越见沉看，便自恢复了他的奕奕神采。

老掌柜特意走到他身边坐下来……“你这一趟扑空了，老胡先生等不及，他走啦——”

姓孟的微微一呆——

“什么时候……?”

“走了半个月啦!这一趟你来晚了!”

孟先生聆听之下,微微现出失落的表情。

“临走的时候老胡先生要我带话给你——”曹老掌柜的眼巴巴的看着他:“叫你到关里‘老松客栈’找他去,在那里,他还能等你半个月,过了时间,他可又要走啦!”

算了时间,已经过去了。

“来不及了!”孟先生微似失望地笑了笑:“这一趟遇见了些别的事,又碰上了暴风雪,耽误了。”

“那可也是一”老掌柜的说:“前面又雪崩了,急也急不来,孟兄弟你先住着,一两天路通了,再托人问问,看看还能找着他不能……倒是你手里的货……?”

“有!”一面说,孟先生随即解下了背上的囊子,大家伙眼睛都睁大了,直直地盯着姓孟的手上囊子?眼睛里流露出贪婪的觊觎。

几次买卖,都是老掌柜的居间转手,孟先生对他自无见外多疑,即自囊子里拿出了个小小绸子包儿。

老掌柜的接过来,笑说:“大家伙这就开开眼吧!”

却只是孤单一支。

活像个小人儿模样,头首四肢全具,看看有八九寸长短,鸡蛋那般粗细,通体上下遍体金黄,却生满了长长发毛。

老掌柜的“啊!”了一声,托着参的一双手微微颤抖着:“好……东西,总有千年以上吧……”

孟先生微微一笑:“没有,没有!”就手接了过来,正待收起,却由斜捎里传过来一个声音——

“慢着!”

敢情是那个年老的文生。

惺松的一双睡眼，早已睁大了，再无丝毫睡意只是喘息不止，像是较之先前喘得更厉害了。

“老胡先生既然已走……就卖给我吧！”

曹老掌柜的吃了一惊：“你老人家……？”

转过身来向孟先生介绍说：“这是秦老先生！”

“老朽秦风……”秦老先生抱起了一双瘦手：“孟先生大名……”

“孟寒沙。”

“货不用再看了……”秦老先生喘了一口说……“孟兄弟，你就报个价吧！”

“你老人家是个参客？”

“不……我自己用……”

秦老头儿喘了一会，呐呐接道：“这个行市我也不清楚，这么吧，我此行……身旁有两百多两银子，你看……这个数目？”

一旁的曹老掌柜听到这里，忍不住呵呵大笑起来。“谁都知道，这是价值千金的东西，他的‘两百两银子’简直是在开玩笑。”

举座轰然大笑声中，年轻的卖参人孟寒沙却是一声不发。

接着他站起来，来回走了几步，颇似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——“卖”或是“不卖”！

渐渐地笑声消失！

每个人都用着无比惊异的眼神，向他注视着。

“卖给你了！”

小毛驴

服参之后的秦老人，显然有了奇妙的改变……

炉火明灭，闪烁照耀着他那张青皮寡肉的瘦脸，真像是神迹一般，他竟自不再喘息。那双深深陷在眶子里的眸子，较诸先时也似有了光彩。

孟寒沙不觉脸上兴起了微微笑容……

曹老掌柜拍着巴掌说……“行了，还是真灵！不喘了——？！”

微微点了一下头，秦老人慢吞吞地说……“是见了点效，不过……”目光抬起来向着孟寒沙看了一眼……“这还得谢谢孟老弟台……”

孟寒沙轻轻哼了一声……“你用参很谨慎吃的很少……”

“这种病，不能多用……”秦老人家说：“这支参足能服用一个冬天……看看明年春上再犯不犯，才能知道是不是真的就见好了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你老人家这个病，不单纯是气喘了，怕是还别有其他原因吧？”

秦老人没有吭声，平和的眼神，向对方静静望着：“孟先生还懂得医术……倒是雄能，依你看呢？”

“怕是招了寒露！”孟寒沙锐利的目光，直直逼向老人：“所谓的‘九更秋露’……？！”

秦老人呆了一呆，清癯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苦笑，虽然没说什么，眼神儿里却不自禁地流露出几分赞许。

炉火闪烁，晃动着每个人的脸，光晦分明，各有轮廓，风势